

## 枇杷林中的音乐课

赵爽

曾经的校园,蓝天深邃,一眼望去,东北角上绿意最浓,那是上音乐课的地方。

音乐教室西墙的几扇玻璃窗户外,宽宽长长,在午后的阳光里,很有年代感。教室东面,紧挨着学校围墙,墙外正是沪宁线的南北铁路大动脉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铁路还没像今天这样的繁忙,蒸汽火车头和绿皮火车奔跑着,列车驰骋往来的瞬间,教室的铺砖地面会跟着隐约震颤,但列车经过后的间隙也长。音乐老师用力地弹奏,让透过列车轰鸣的琴音格外嘹亮,汽笛声与风声彼此穿越,起伏融合,交织在记忆深处,成为一个时代旅程循环奔腾的强音。

那时,铁路子弟小学的音乐课,通常放在下午,作为副课,每周安排一到两次。

通往音乐教室的路感觉漫长而安静。

低年级的学生在课前早早排好队,跟着老师穿过操场和一条林荫长径,才能到达音乐教室,因为,那是离学校大门最远的地方。

教室的青砖平房与隔离铁路的红砖围墙之间,雪松、槐树和柳树纷纷探出外墙半头,蓖麻和一些叫不出名的小灌木高低参差。长夏里,槐树枝上有雀儿欢跃不止,柳树梢头的蝉叫得最响。沿着长径另一侧,一水的果树亭亭如盖,顺路延伸到了音乐教室那西面窗外,一枚枚宽长泛光的叶片,肥硕油绿。入冬的时候,果树上缀满了花蕾,远看,像母亲洗旧的绒线球儿。花簇淡黄的颜色并不出众,但新鲜绽放的气息却从不会被风轻忽,偶尔,还有一两只蜜蜂赶来,“嗡嗡”地绕上绕下。到了来年四月的茸茸细雨里,南风吹来,一树树金黄小圆果将熟未熟的,叫作“枇杷”。

音乐教室淹没在枇杷林里。午后,西晒的阳光把枇杷树的枝与叶弄得光影婆娑,让泻进教室的光线格外柔和。面朝枇杷树丛的一溜窗,窗棂上红漆淡了,露出些许炭黑的木色,手指稍一碰,会有积灰裹着漆皮屑剥落下来。无雨的天,音乐教室的长窗总是敞开着,风,把童年的歌声带去很远,也带来若有若无的瓜果清香。

教音乐课的女老师,花白短发齐耳,嗓音婉转而显年轻。讲台上的粉笔一大盒子,她总喜欢挑出支鹅黄颜色的来,在黑板上飞快画好五线简谱,然后,开讲“哆咪咪”,教练发声。我最喜欢看老师打拍子了,她的手势在眼前点到为止,划出好看的弧线。甚至,还记得有段时间里,老师总要清清嗓子,放缓语调,神情凝重地讲几段与歌

曲有关的故事。她讲得很慢,反复讲这首歌曲的来龙去脉。小学生当时能认识的字很少,一时还似懂非懂,却都明白了一个道理,学好这首歌是多么不易、多么神圣的事。

老师会在小半节课之后,坐下来。那架老式的脚踏风琴是顶着教室门口的墙壁摆放的,她只能背对着学生弹奏。依稀想起老师第一次边弹边唱的模樣,她抿了抿头发,屏息等待中,琴盖终于打开。一瞬间,琴声与歌声是那样清冽、激越,穿透人心的节奏犹如惊涛拍岸,也拍开了少年人的想象之门。

后来,老师只要课后还来不及及鸣拢琴盖,就会吸引学生凑上前看个究竟。木质琴身有着像枇杷花一样的颜色,或时日久了,风琴的踏板松松垮垮拖了来,而一整排浅黄淡白的琴键却锃锃发亮。

年幼时,日常生活里再熟悉不过的是锣鼓与鞭炮,是机车厂老工房区里的高音喇叭。旧风琴发出的却是世上的另一种语言,从老师翩翩的纤指尖滑过,波涌、跳跃,音符变得有生命了,那一番非比寻常的倾诉,令人莫名地心灵战栗。枇杷林中的音乐课,让大家刚上完眼前这一节课,又渴望着等待下一堂。

有音乐课的某个夜晚,也会梦到自己勇敢地轻触枇杷花颜色的琴,却又不小心被浅黄淡白的琴键上一声明亮的短音敲醒了……

音乐课,让学会歌唱这件事情显得不寻常。印象中,学校那半个学期好像只教一支歌,让学生完完整整去学,合唱、独唱。到了学期末,被叫到名字的学生挺着胸、背剪双手,挨个儿走到讲台前去,去考同一支歌。学生走回座位的时候,因为唱得用心,脸蛋儿总是红扑扑的。

这一支歌,就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冲破战火硝烟而来,那血色旋律,在和平的年代里,每一次奏响与高歌,都是民族血性呐喊的铭记,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与傲骄,敲击中国血脉的觉醒。

这一支歌,完成了我们懵懂生命成长中的无与伦比的音乐启蒙。

岁月深处,绿皮火车正呼啸远去,琴音与歌声依然清冽,弥漫在遥远的、午后阳光照耀下的枇杷林中。属于我们一生的、充满热血豪迈的、命运般的不朽旋律,犹如晨曦降临大地,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天里,在黎明拂晓的风里,仿佛无数打开了小伞起飞的旷野花籽,带着与生俱来的顽强,奔赴寸土河山,渗进微微透明的时光。

## 长在扁豆藤上的乡愁

张小青

分田到户后,手里刚有几个活泛钱,父母就开始动手造房子,这是农村人的门脸。

三间祖屋的前面,造了三间平顶屋,楼上平台的四周砌了半人高的花围墙,花围墙用瓦片拼成了鱼鳞形、四叶草形、米粒形、花瓣形间隔着。这满是匠心的花墙,成了村上的一道风景。平顶屋经过伏天太阳的暴晒,屋子里是很热的,到了晚上,楼上的平台,却是纳凉的好地方,宽敞、干净。风从四面八方而来,从竹林树梢上来,也透过鱼鳞花窗而来,风是灵动的、调皮的。

东墙根下是菜园,父亲种的扁豆蔓蔓延爬上了墙,渐渐铺上了平台。东边是大哥的房间,这些扁豆藤,也能遮挡一下炽烈的阳光,降一下房间的温度。盛夏,扁豆藤开满了紫色的小花,一嘟噜一嘟噜,像一串串紫色的小铃,随风摇摆。秋天,我能轻而易举在平台上摘扁豆。

夏天的傍晚,一大群蜻蜓在我头顶像无人机一样飞舞盘旋,蝉声会将我们村庄淹没。当太阳下山,晚霞满天的时分,父亲会从井里汲水,一桶桶拎上楼,冲刷平台上的一块空地,等水分蒸发干,那块空地也就凉快下来。然后,小桌子小板凳,晚饭的吃食会一趟趟搬上平台,全家人会在平台上,享受一顿慢悠悠、自在轻松的晚饭时光。

晚归的大哥又在井台上洗凉水澡,母亲冲他嘟囔:“别洗冷水澡,贪凉容易生病,年轻时不觉得,会落病根。”大哥不怎么理会母亲的话,错过一家人洗热水澡的时间,唠省事的他还是洗他的冷水澡。

等大哥吃罢,月亮也升高了。母亲下去收拾,二哥把竹篾席抱了上

来。这是最惬意的时光了,两张大的篾席铺开,我跟在后面跳跳蹦蹦拿着竹枕、毛巾被,父亲的茶缸……父亲坐在黑暗中抽烟,不言不语,烟头一明一暗闪烁,像只硕大的萤火虫,他双手抱膝的时候,风帮他抽了一半,末了,灰飞烟灭,不用替他的烟灰犯愁。我躺在凉席上数星星。那条银河是那么的清晰啊!天是深邃的靛蓝,苍穹是那么深远,这天上每天发生着多少故事呢?密密麻麻的星星让我每天数也数不过来,你盯着它看,眼不错睛盯着星星看,对咯,它会对你眨眼睛。

夜深了,劳作的、顽皮的人都慢慢进入梦乡,母亲坐在我二哥中间,用大蒲扇轻轻拍着,轻轻摇着,偶尔,还向隔着远一点的大哥扇几下风。母亲好像不知疲倦,像我们全家人的电风扇,又像全家人的电饭煲。

多年后的第一次远离故乡,去了爱人的部队探亲,没满一个月,我就开始坐立不安。营房外,分明也是老百姓家的房屋平顶,却没有花围墙,滑溜溜的房顶上看着有些危险。两个八九岁模样的女孩蹲在房顶上玩耍,我坐在营房里静静地看着,我就一直那么看着,她们玩了许多,我看了许久……

这不是我那俩侄女吗?这不分明就是我那俩侄女在平台上玩耍吗?这一刻,眼泪不争气地扑簌簌流下来,我待不住了,连忙买了回家的火车票,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,心早已飞回我家的平台——那里有我的父母兄弟,我的血亲至爱,我的老屋,还有陪伴我成长的每一个难忘的夏夜。

原来,父亲早就把我对家的思念,跟扁豆藤一起,种植在东墙根边,缠缠绕绕,牵牵攀攀,蔓延了一地……

## 季子故里 八邑名都

——常州建制变迁史略

张尚金

及其他一些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,距今5000年前后,常州已从崧泽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。距今3700—3300年的溧阳神墩早商时期遗存和距今3600—3300年的金坛薛埠早商遗存,证明古代夏商之际,常州当时的居民已进入湖熟文化期,并受到马桥文化的影响。

商末至春秋战国时期,建立延陵县。常州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发展时期。商代末年,来自中原周部落的太伯、仲雍兄弟奔吴到江南建立句吴国,并逐步推进到常州武进地区。现代考古研究表明,西周时期常州武进地区受到勾吴、于越两个方国影响,在武进区溧湖湖北岸塘桥有一被称为“淹”的小国,春秋中期淹国被句吴国所灭。春秋晚期,常州武进地区属句吴国的延陵邑,今金坛地域属句吴国朱方邑,溧阳地域属于吴国濼渚邑(又称固城邑,后改名陵平邑、陵邑)。

当时,句吴国王寿梦第四子季札受封于延陵,延陵为已知常州武进地区相关的最早地名。季札(前576—前485)为有文字记载的春秋时

期最著名贤人之一,今常州人敬奉为开邑的人文始祖,被认为是春秋时代外交家、思想家和道德实践者,推崇为“中华诚信第一人”。约公元前514年,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在延陵南部太湖边建造阖闾城。公元前473年,吴国为越国所灭,延陵、朱方、陵平归属越国。公元前305年前后,楚国逐步吞灭越国,设郡于江东(太湖流域)。在此期间,朱方部分地方被分为云阳县,今金坛区属云阳县。战国时期,楚国春申君黄歇(前320—前238)被楚考王封于江东,延陵、云阳、陵平属春申君封邑。

二

秦至晋代,始建延陵县和毗陵郡。古延陵地区经济文化继续发展,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。

延陵邑始于周灵王二十五年(前547年),止于秦王政二十五年(前222年),延陵县始于秦王政二十五年,止于汉高祖五年(前202年),延陵县为常武地区最早县级行政建置,延陵邑和延陵县之名共存续346年。

延陵西部有云阳(包括今金坛地

域,不久改名曲阿,属会稽郡、溧阳(包括今溧阳地域,属郢郡)。汉高祖五年(前202年)延陵县改名为毗陵县,先后属楚王韩信管辖的楚国,荆王刘贾管辖的荆国,吴王刘濞管辖的吴国。汉景帝前元三年(前154年),汉景帝平七国之乱,吴国被除,毗陵县属会稽郡。此时,曲阿县先后属江都国、会稽郡,溧阳县属郢郡。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,毗陵县曾改为毗坛县。东汉建武元年(25年)毗坛复称毗陵,属会稽郡。永建四年(129年),毗陵县又属吴郡。吴黄武元年(222年),孙权在江东建立吴国,废溧阳县并析原县东部置永平县。其时,毗陵、曲阿、溧阳三县属吴国,溧阳属丹杨郡,毗陵、曲阿属吴郡,今常州市武进、新北、天宁、钟楼区一带为毗陵县治所。

三国东吴赤乌年间(238—250年)毗陵建立名为毗陵典农校尉行政机构。辖地有武进(原丹徒)、云阳(原曲阿)、毗陵、无锡四县,这一带开始成为太湖流域北部的政治中心。

晋太康元年(280年)永平县改为永世县,并废屯田都尉,恢复溧阳县。太康二年,废毗陵典农校尉,改为毗陵郡,属扬州刺史管辖。同时,分丹徒(三国时曾称武进,此时称丹徒)、曲阿东部地区新置武进县,隶属于毗陵郡。此后1700多年,常州城区均为郡、州、路、府、专区公署和毗陵、晋陵、武进、京临、永定、阳湖等县城所在地。此时,云阳县改名曲阿县,析其西南地域置延陵县,今金坛地区属毗陵郡延陵县,溧阳县属丹阳郡(即丹杨郡)。晋永兴元年(304年),惠帝将毗陵郡封给东海王越的世子毗为食邑,为避“毗”讳,改毗陵郡为晋陵郡,改毗陵县为晋陵县,仍属扬州。西晋末年,北方居民因战乱大批南迁,淮阴令萧整从兰陵(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)南迁,侨居武进县西北。东晋元年(318年),侨置兰陵郡于武进县境内,并侨置兰陵县。两晋时,晋陵郡治所先后设立于丹徒、京口、晋陵三地。

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(420年),兰陵郡改为南兰陵郡。南朝宋元嘉八年(431年),在江南设置南徐州,治所在京口(今镇江),管辖晋陵郡与南兰陵郡,丹徒、武进划入南东海郡。南朝宋顺帝昇明三年(479年),萧整的玄孙萧道成取代刘宋政权,建立齐朝。同年撤南兰陵郡,所领兰陵县归属南琅瑯郡。齐和帝中兴二年(502年),萧道成的族侄萧衍代齐建立梁朝。梁武帝时,郡县(包括侨置)均有实际管辖的区域。梁天监元年(502年),实行“土断”政策后的南东海郡改为兰陵郡(包括丹徒、武进等县),武进县与侨置兰陵县合并为兰陵县。今新北区孟河镇尚有齐梁时期遗迹。据《晋太康地志》载,毗陵郡管辖丹徒、曲阿、武进、延陵、毗陵、暨阳、无锡7个县。据《宋郡国志》载,晋陵太守管辖6个县。(上)



荷舞(油画)于南澄

## 与山为邻

蒋保林

绿?嫩绿?我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汇来形容。其实,大自然从来不是用来定义的,它时时生长,日日俱新,用无边的绿意彰显着生长的力量,阐释了生命的哲学和意义。

燕山有树。仿佛山上都有树,树是山的灵魂,是山的发肤,是山长出来的笑靥。燕山树错落有致,草坪上有几棵笔直孤耸的玉兰,一如美男子一样丰标独异;道旁有一行丝丝飘动的杨柳,又如少女般轻舞飞扬;湖边几棵青青水杉,映着碧波,如临波的仙子,绰约不凡。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杂树、芦苇、蒲草、乱花,点缀其间,处处可赏堪画,时时鸟语虫唱。燕山为我呈现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生活世界之外的一个世界,这里是静谧、清新、安宁、和谐的代表词,这大概是与山为邻的好处之一吧。

燕山有泉。虽然没有深山老林的泉水清澈见底,瀑布飞溅,但一泉一注,亦为可观。南门进门处有两个无名湖,上面略小,池水清浅,水草摇曳,蛙声不绝;下面略大,水波不兴,野鸭浮游,映着巍巍的燕山,上下皆画。进入燕山深处,有两处山塘,塘边有亭,一为读书台,另一为无名亭。读书台临水而

建,下有睡莲茵茵,四周绿树环抱,尘嚣隔绝,是为读书读心的好地方。书是外部世界,心为内部世界,在这里两个世界是相通的。烦恼时,我到此,读山读水读云,听蝉听风听心。我想,这又是与山为邻的第二个益处吧。

登泰山而小天下,登燕山而晓溧阳。我偶尔也会攀缘古木,足蹬山道,拂叶穿花,登山而上,洒一路汗水,看一路风景。燕山并不高,大约一二十分钟就可登上山顶,山顶有块大石,可暂坐憩息。擦一把汗水,举目四望,城市鳞次栉比的建筑一览无余,远方的十里长山遥遥在望,夏日里,长空晴朗,云霞满天,沐浴晚风,眼观四方,心聆八极,天地辽阔,此心畅然。

虽然这些年,我无数次流连于燕山的山脚、步道、凉亭、水榭,但还是无法看清燕山全貌,那密林深处,鸟语之巖,山路尽头,应该有“穷幽深而不尽,坐石上以忘归”的沉迷,有“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”的清幽,更有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”的相惜。

与山为邻,乐山,乐水,乐云,赏山的秀丽,学山的凝重,悟山的真谛,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

24 节气之处暑

(篆刻)

刘旭晨